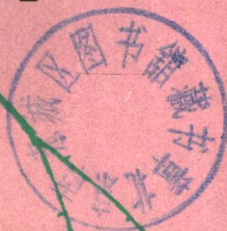


能媳妇

郑九蝉著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能 媳 妇

郑 九 蝉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3年·哈 尔 滨

责任编辑：梁先声
封面设计：石家德

能 媳 妇

郑 九 蝉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32 毫米 1/32 · 印张 5 14/16 · 插页 2 · 字数 120,000

1983 年 8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35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547

定价：0.46 元

目 录

能媳妇.....	(1)
县委大楼的“劳金”.....	(23)
老糊涂略传.....	(41)
没有价值的人.....	(59)
岩塔下的春笋.....	(78)
牛牛不解其中意.....	(99)
父子·哥们·邻居.....	(120)
江水悠悠.....	(142)
“贴树皮”.....	(155)
海螺.....	(174)

能 媳 妇

绿柳吐絮，白杨飞花，沿河水流哗哗。县劳模大会，介绍经验正火热。东升屯生产队长李淑霞刚刚走下讲台，坐在主席台上的县长解春喜，便满脸笑容地问大伙儿：“这位能媳妇讲得好不好呀？”台下一哄声地回答：“好！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呀？”“要！”解县长风趣地说：“现在请这位能媳妇的掌柜^①王炳南介绍经验！”台下的人，哄地一声翻花了。

东升屯好几个代表都在台下。那个名叫王炳南的三十来岁的小伙子，还傻呼呼地瞪着两眼往台上瞅呢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媳妇会受到大伙儿这么热烈欢迎。你瞧，他那模样：戴着一顶前进帽，穿着件涤卡中山装，簸箕样的大手捏着一管钢笔，膝盖上还摊着一本日记簿。他拿腔捏势，斯斯文文地坐在那里，侧歪着脑袋，不知寻思些啥。随着浪潮般的掌声，他也跟着稀里糊涂地鼓掌。人们鼓了半天，也没见有人上台讲话。解县长眼盯着王炳南的座位，又喊道：“下一个是王炳南！”东升屯代表黄毛，伸手捅了王炳南一下：“你聋啦？县长喊你哩！”王炳南莫名其妙：“县长喊我？喊我干啥？”“喊你作报告！”“别逗了！我算老几呀？”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冲着台上问：“解县长，你喊哪屯的王炳南？”“就你！李淑霞的掌柜！”

^① 东北方言，即丈夫。

他愣了，说：“我没啥嗑唠^①呀！”解县长说：“长嘴没？”“长嘴了。”“长嘴就说！咱们不计较说好说赖！”“该说的，俺那口子都说了！我这破庙显哪份神呢？”解县长说：“李淑霞说的是生产队集体经验，你唠你两口子的事！”“哎呀！俺两口子的事儿有啥说的？”

解县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就说说你俩订婚、结婚、工作、生活。”

王炳南无奈，壮着胆子上了台。

“同志们，叫我说啥？俺那媳妇的事儿，报上都登了。解县长要俺说说两口子订婚、结婚、工作、生活，那可也中。我先说说我。我没念几年书。十六岁那年，我妈说：‘儿呀，队上穷，家也贫，怕你往后说媳妇都难说。卖天卖地不如卖艺，你学个木匠吧！’我想也对。锡匠的火，铁匠的烟，木匠的锛子，工匠的钳，这可是四大来钱之道。从那以后我就跟我老叔学了木匠，三年便成手。我出去一趟，砍个房架、窗户，做个写字台、桌椅板凳、衣柜炕琴，一天能挣五元六元，二年不到，家里盖了三间房。我是我们家的一棵独苗，又仗着自己有手艺，寻思说个媳妇，容易！人家给我介绍这个，我不要；相了那个又不可心；横挑鼻子竖挑眼，等我实心实意想找个过日子的人时，哎，挑水的回头——过景（井）了。眼巴巴瞅着自个儿爬三十岁的坡啦，炕上还是跑腿^②窝。我妈见我挑肥拣瘦的，媳妇难进门，气得整天守着碗沿穷嘟哝：‘你就挑吧，好的都飞了！东院小狗剩儿，后街小叫驴，你们

① 东北方言，唠嗑即谈话。

② 东北方言，即单身汉。

都是一天生人，人家孩子都上学了，可你，哼！还得我给你缝呀、补呀、纳呀、编呀！有个人儿能做饭就行呗！还想找个天仙案上供着不成？’我实在是有苦说不出，真是大拇指头卷煎饼，自个嚼自个！待我要正经找一个，也没人愿给了。我三十岁那年秋天，我老舅捎来话：‘炳南！给你说个媳妇，你要不要？’我说：‘哪儿的？’我老舅说：‘合春大队的！’我问：‘多大年纪？’我老舅说：‘二十九！’我一听，心里就疑惑：嘿！农村还有二十九的姑娘没找婆家？就说：‘老舅！是不是处理品？’我老舅‘呸’地啐了我一口：‘人家是党员！队长！县、社劳模！人家小姑娘时就说，不让全队劳力分一元五不出门。前年果然分了一元五。今年才打算嫁人！’我说：‘这可就怪了。分红日高的队有的是，干么不拣高枝跳？’‘人家就不啃香饽饽，专挑酸菜包子！你有啥招子？’我心想，不管咋的，先看看再说，人家好赖不济是党员！我麻溜松口答应了：‘要！’我老舅说：‘人可长得丑呀！’我妈急得直拍炕席，‘儿呀，近地丑妻家中宝！要女人是过日子的，不是插瓶上看的！’我想妈说的有理，便说：‘她不嫌乎我就行啦！’

“我老舅拿我照片走了不几天，他又揣回来一个红纸包。我打开包儿一瞅，嗨！照片！举起来一端详，满不错的人儿！大眼睛圆溜溜，小脸蛋儿胖乎乎，两个小酒坑儿，滴溜溜地直打旋。乐得我心里直蹿火苗子，我把照片搁在枕头边儿。下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拿起来看看，又撂下；撂下又觉得没过瘾，再拿起来看……

“我寻思，现在都兴谈恋爱，我也得给她写封信，表示表示我的爱情。半夜里，我爬起来，翻箱倒柜地找钢笔，找纸。

我妈叫我折腾得睡不着觉：‘儿呀，你翻腾啥哩？’我撒了个谎：‘妈！我画个图纸！’妈翻身就睡了。我翻来复去寻思，想得三星打横梁了，才动了笔：‘我最尊敬的李淑霞：您好，咱俩相好，我没意见；房三间，钱三千；要什么，请自便，咱俩不打架，白头到老年。’写到这儿，我瞅瞅，又觉得不满意，哪有爱劲儿？添上‘心肝’添上‘肉’？那多麻人儿！不添上，干巴，没情。我想了想，又加了一行：‘我没念大书，不会恋来不会爱，见面能相谈，雪里牡丹开。’

“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上供销社买了一张邮票，一个信封，写好封皮：‘本公社合春大队女队长李淑霞收。’信扔进了邮箱。可我心里还象揣个马驹子，扑腾扑腾乱跳！”

“过了三天，我叔伯妹子珍珍，乐颠颠地跑来了：‘大哥，有你信！’‘呵？在哪？’‘大队。’我急忙蹿到大队，一瞅，嗨，下款是合春大队，是她给我回的信！我找个背人地方打开一看：好秀气的钢笔字，比我强百倍！打开信一瞅，天呀，那叫啥恋爱信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换来她一句话：‘炳南同志：信收到。我忙得很，没时间写信。啥时候咱俩见面，你等着，我去。’啊哈，她要来！我一溜儿放缰跑马，把小鸡撵得满屯子乱飞。我妈正端盆猪食出门口，一步撞去，把猪食盆撞掉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妈骂道：‘毛愣鬼！疯啦？’我道：‘妈，大喜事！淑霞要来！’我妈耳朵背：‘什么？叔家？叔家谁要来？’‘是淑霞！’‘谁是淑霞？’‘就……就……哎，我那个对象！’‘啊哈哈！真的？’我唬你干啥！‘这可怎么整？咱家连点肉也没有！’我说：‘不忙，今儿她不来！’‘多咱来？’‘说不上！’‘哎呀，我的儿！你赶紧问问，有个准信儿了，咱好准备准备！’我

妈直推我去打电话。我一寻思，打电话，那我可不干。不管咋说，我是男的，她是女的，我得沉得住气，别叫人家瞧不起，说我见了女人骨头没三两沉可不行。

“象小孩盼过年似的，我穿上好衣服天天盼。日历撕了七八张也没见影。我泄气了。我妈说：‘淑霞多咱来？’我没好气地说：‘不知道。’我妈说：‘哎呀，肉搁窖里都快臭啦！’我翻愣翻愣眼珠：‘活该！’转身就走了。好衣服脱下来了，肉也扔掉了，我也干活去了。珍珍又来报信了：‘哥哥，公社宫书记和一个姑娘，来看生产队房子呢！’我说：‘你吃咸盐不多，管闲事不少！’珍珍说：‘那姑娘是来相门户的！’‘上队来相什么门户！’珍珍说：‘我听说是你对象！’‘拉倒罢！别拿老哥开心！还有公社书记领姑娘相门户的？笑话！’

“正说着，忽然门外嘎嘎有人笑。我问：‘谁在门口笑？’珍珍说：‘我出去看看！’不大一会儿，她风也似地卷回来：‘哥，真的是她，李淑霞！’啊！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把珍珍推出去：‘快，快，把她迎住！我换件衣服！’我妹妹急急忙忙出去。我这就翻箱倒柜找衣服。还没等我翻着大呢服穿上，宫书记进屋就笑了：‘炳南，忙啥哩？’我急得顺鼻尖冒汗：‘没，没什么。’宫书记说：‘你看看谁来了！’我只得迎出去。一瞧，哟！好丫头，哪丑！上身浅蓝色斜襟女便衣，下身软裆的灰长裤，白丝袜配个黑方鞋，风雅，洒脱，粉脸秀眼，还拿着个小手绢儿扇着风凉呐！我张嘴结舌地站在那儿，竟张飞穿针似的大眼瞪小眼，一肚子话儿卡壳了。宫书记笑说：‘炳南，淑霞相门户来了。’我说：‘欢迎！欢迎！’我赶紧给珍珍递眼色，让她去找我妈。珍珍甩着小辫儿跑了。宫书记说：‘你俩好好谈吧，我

有点事儿找你老舅唠唠。’他起身走了。真把我别扭得不知咋的好了。她倒挺大方：‘顺口溜编得倒满不错，见面咋不吭声了？’‘我……我……，全忘了。’她嘿嘿地笑了起来。我瞪眼珠说：‘你笑什么？’‘我笑你来信急着要见面，说你准备好几车话了！’我发窘地说：‘你不是相门户吗？你随意看！’‘有啥看的？谁不知道你这点家产，三间房，三千元！’‘嗯，是，不撒谎！’‘你个人倒挺富，可惜队上太穷！’‘你嫁给我，又不是嫁给队！’‘我一时和你也说不清。咱们出去走走不好吗？’走就走，那还不好！

“那天天气暖洋洋的，草地里开满小黄花，象撒满了金子。三谈两谈，我们俩就谈到一块儿去了。我说：‘你也不丑呀，怎么我老舅说你是丑八怪？’她红了脸，‘我试试你心诚不诚。’啊！我吃一惊。这可了不得！还会考验人哩。又走了半里地，到了林子深处。她看看四周没人，忽然走过来：‘炳南，你真欢喜我？’我心里乱跳：‘嗯！真欢喜！那一天接了你的照片，我就没睡好觉！心里火苗子乱蹿。’她红着脸说：‘你倒是挺老实。’‘嗯，我老实倒老实，那么多姑娘，我一个也没挑中，不知咋的，一见你照片，我心就慌了。’‘你是不是说不上，逮着一个就要？’‘不，不！我要是那样，天打五雷轰！’她又嘿嘿一笑：‘好了，不说笑话了。既然你我都没意见，咱们俩一锤定音。不过，话还得说回来，我与你往后要处一辈子。我想提几个条件，你能答应吗？’‘什么条件？你尽管说！’她说：‘我有约法三章，第一，你得听我的。’‘那当然！’我心想，大不了你当家长，我当副家长，叫人家笑我气管炎（妻管严）；‘第二条嘛，我干工作，你不能干涉。’我心想，别看你在合春屯当

队长，过门到了这儿也不准能当干部，就说：‘行！’又问：‘第三条呢？’‘第三条嘛，简单，共同搞家务。你妈这么大岁数了，苦了一辈子，该享福了。往后家务咱俩一块儿干，不能尽等着我供你嘴！’‘那不难。’‘还有。’‘还有什么？’‘暂时不能要孩子！’啊！这叫什么约法三章？又是不能干涉你的工作，又是不要孩子，这是不想和我过日子！身边没孩子，走还利索快当；不做家务，还保证脸蛋好看；不准干涉你工作，哎呀，你是拿我大头瘟子，黑瞎子似地要舔我一家伙！”

台下听的人都乐了。

王炳南舔舔嘴唇，瞧瞧解县长：“我没过格吧？”

“很好。说吧，往下说。”

“东升屯，你们都知道，好象注定犯穷字！除了我凭手艺，一天能挣个五、六元；没手艺的，干脆，死橛子一个。前几年俺队每个劳动日合三毛、二毛，有一年，嗨，每工倒找一毛。生产队的家当，凑在一起没富队的一户人钱财多。十五匹老马，屁股蛋瘦得象把刀。大胶车连个沙厢板都不配。队里养活不了家口，大伙各自逃生。原有四百多口人，去了挖门子当小工的，出门做木匠、铁匠活的，有上山打围，下河摸鱼，进草甸挖药材的，剩下老的支不开套，小的拉不开弓，守着地板哭穷。七百多垧庄稼地，那就甬看了，顶上插尖的是苍耳子；中间紧糊的是蓼蓼；紧底层才是小苗，欺得不见天日，小脸焦黄。地里的抓地虎成了片，扔粘豆包都不沾泥。四百口人掐街数，没当过队长的很少。干部一年换三茬，比土地倒腾茬口还勤。工作队一在，队委会黄瓜架似的支起来了；工作队刚走又趴下了。

“我和淑霞结婚第二天，她和宫书记在我屋里唠。我蹑手蹑脚在外头听声，也没听出啥名堂来。宫书记一走，我就问：‘你们谈啥呀？’她一笑，说：‘你不要干涉呀！’这娘们，又拿金箍咒来整治我了！当天下黑，队上敲了钟。淑霞问我：‘队上敲钟了，咱们去开会吧。’我说：‘去干啥呀？咱家不缺吃不缺穿，用不着管那份闲事。’‘炳南，我看你不象中国人！’我愣眼道：‘我不象中国人？哪疙瘩不象？’‘思想不象！’‘这话咋说？’‘我问你，你不管队上，他不管队上，谁管呀？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队，养活不起全队老百姓，队上的人都不光彩！’吃罢饭，涮好锅，她披上衣服，对我说：‘劳你驾，大掌柜的！给妈的炕洞添把火。我开会去。’我说：‘你过门才一天，总不该马上抛头露面吧？’她说：‘咦！你忘了咱们的约法三章头一条啦？不是说我的工作你不能干涉吗？’没得说的，只好由她。大伙儿别见笑，我说句实话，我是恋着她呢！新结婚，糖儿刚刚咂出个甜，我想叫她多陪陪我。她走了，我觉得屋里空得慌。媳妇身上象有根绳儿老拴着我。以前开会，我从来不沾边儿，不知咋的，今儿我在家老踏不下心，呆了没多久，也颠儿颠儿地去会场了。

“队会已经开了一阵。我刚到，就听台上公社宫书记在说话：‘再选不出队长，生产队只可黄摊了。面打罗里转，三十六块坯，翻过来折过去，还得从你们身上出。我这个公社党委书记，总不能来给你们当队长吧！’这句话刚一落地，俺那口子欠起身子，腾腾就上了台。她一出现，台下就乱了套：‘这是谁家小娘们，长得真秀气！’‘王炳南家的！’‘她上台干啥？’‘谁知道！’这时，就听我老舅在喊：‘小霞子！你干啥？’我媳妇

说：‘老舅，我说几句话。’刚过门的新媳妇登大台要说话，这可是稀奇事。大伙儿支棱起耳朵听：‘各位父老兄弟！我今天过门到这儿，就是这队的人。我憋几句话，想跟大伙儿说：咱们队不能再低三下四地吃救济了。人家是人，咱们也是人，干么人家守个富，咱们守个穷？是差手？还是差脚？’一个黄毛丫头嬉皮笑脸地说：‘嫂子，你的话都带理儿。问题是：鸟无头不飞。没人挑头，想干也不行。’‘那就该选个可心人。’老贫农李福春说：‘闺女，都说你是队长出身，你就给俺们挑挑头吧。’下边一片赞成声，都说：‘对，你来吧！’淑霞说：‘你们信得着我？’大伙儿说：‘信得着！’淑霞说：‘我要干，可得带条件！’铁蛋儿怪声怪气地说：‘甬！你跟我大哥订婚带条件，当队长还带条件？’‘那当然，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！’王恩才尖声说：‘你有几条？说说吧！’‘第一条，管得对就得听，不能各行其事。’‘那当然！千口之家，一人作主嘛！’‘第二条，有意见当面提，不能背后瞎嘀咕。’‘那更妥，谁也不乐意鸭子上门槛，里外乱咄咄。’‘第三条，大伙得立个法规，叫工作法规，按法规办事。’‘那当然！国有国法，队有队规，不苛刻！’‘第四嘛，还得请神仙下凡，让我老舅给我把舵作参谋长！’大伙说：‘成！都依你的。’我老舅也来了劲，说：‘行啊，闺女，你就干吧！’淑霞说：‘那好！大伙儿能保证做到这几条，我也保证一条：三年不改变全队面貌，我自动下台。’宫书记也发了话：‘淑霞的决心不小，大伙儿同意，我也同意。我看还是举个手吧。’话音刚落，全场齐刷刷地举起一片手，只有我一八气鼓鼓地坐在那疙瘩。黄毛说：‘队长的掌柜，你咋不表态？’我没好气地说：‘你管得着？’说着，便气冲冲自个儿回家了。

“回到家，社员们风言风语，还在我心里磨磨。我脑袋胀得嗡嗡的，好象扭秧歌那咱敲的锣鼓钹。别人说，两口子新结婚如鱼儿得水，甜得糖里调蜜。俺两口子倒好，结婚没两天就吵了一架。‘你咋那么好显？’‘干革命工作，抢重担子挑，叫啥显？’‘凭你这两把刷子？也不看看这队啥家底！’‘家底穷，更要咱党员出力。’‘你要能把这个队三年弄起来，我大头朝下走三圈！’‘到时候我可要看你表演。’‘只怕你看不成，倒让别人看你下台。’‘你要不拖我后腿，连三年都不用，二年！’‘吹！’‘吹不吹你就走着瞧！’

“憋了一夜气，我不搭理她。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她撩开被子捶了我一拳：‘哎！你真生我气了咋的？连句话也不说？’‘没嗑。’她坐在炕头，软声软气地跟我说了半天搞好生产队的道理，央求似地说：‘炳南，我当队长，你可得支持我。’磨得我没法子，只好说：‘我支持，大大的支持，行了吧！’她一听高兴了，一拍两手说：‘这就对啦，这才象李淑霞的掌柜。’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‘明儿不出外工了，回生产队干活吧！’我一听，说：‘那可不成！’她搂着我脖子说：‘你听我说呀！咱队地多人少，不比南方。劳动力外流太多，影响农业生产。我想从你身上做起，立个标杆。你得用行动支持我啊！’我把脸扭过去说：‘啊！不叫我干木匠活？存心让我受穷？’她扳着我的头说：‘哎，你把脸转过来！不转过来我可要哭啦！’我只好把脸转过来。她又说：‘我问你，光你一个人富有啥用？想办法让大家都富了，那才叫真富！’我一晃脑袋：‘大伙儿的事我管不着，我只管自己这家。’‘你真不回队干活？’‘真的！’她嗖地一下站起来：‘那好！你违反咱结婚前的约法三章，那可不成！’

你是队长的男人，队长男人不回来种庄稼，叫谁回来？你要不听调遣，干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！’说着，就去翻箱倒柜，要收拾东西走。当时就把我吓懵了。她要走？那可不行！好容易娶个媳妇，美日子刚搭个头。她一走，叫我守空房，还得挨人说东道西的，我可受不了。我噌地跳下床，一把拽住她：‘哎呀，你急啥，有事好商量嘛。’她硬梆梆地甩给我一句：‘你就回句话：回不回来？’‘回来，回来！你叫我回，我还能不回来？刚才只是跟你逗乐的。’她噗哧一笑：‘这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！’咳！我觉得我挺有办法的，可在她面前，一点儿招也没有了。

“这天晚上，天漆黑她才回来。睡觉的时候，冷不丁地问我：‘炳南，今儿晚饭谁做的？’‘我妈！’‘你咋不做？’‘瞪两眼说瞎话，我收拾破框，哪来的空！’‘哎呀，我得跟妈说说。’她连衣服都没披，穿着衬衣衬裤就进了我妈那屋。妈正盘腿拢着被子，戴着老花眼镜缝补衣服。她揭开被子，就钻进去。我妈说：‘哎呀，我的儿呀，你上炳南那儿去！上我这儿来干啥？’‘我跟炳南打架了，跟您睡！’‘去！去！又来疯劲了！’‘妈！您生我气了吧？’‘生你什么气？’‘我一当队长，炳南还干木匠活，腾不开身子，还得您给俺俩做饭吃！’‘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呀！贴骨贴肉的几句话，我累折腰也心愿啦！如今你是干部，忙，我懂！给大伙做好事，你婆婆死了也光彩！’‘您以后少做点，让炳南帮着做，我也抽空做些家务，不能累坏了您的身子骨。他要不肯，我就总跟您睡。’打那以后，我就真的帮妈干家务活儿啦。嗨，她可真厉害！

“到过农村的人都知道，生产队要闹好，光有队长不行，

还得四梁八柱，尤其重要的是会计和保管员。有道是：劳动力是搂钱耙子，会计、保管是装钱匣子。淑霞召开了个群众大会讨论人选，一提名，会计这差事竟落到了我头上。我寻思这可不好，这是得罪人的买卖。认真吧，得罪人；不认真吧，犯错误！屯子里亲朋一大圈儿，一多半都比我辈份大。闹不好就成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我忙说：“各位父老兄弟，我没文化，字认得我，我不认得它，更别提摆弄帐目了。还是另请高明为好！”我老舅说：“炳南，你念过书，咋没文化？”我说：“嘿，老舅！我认的那些个字，这些年全叫铤子给铤没了。”淑霞在一旁插了话：“哎呀，你们别听他瞎说，他怕得罪人咧！他认得字！”我说：“我认字，你见着了？”淑霞掩嘴嗤嗤一笑，瞪起水汪汪的大眼珠说：“呀，尽瞪两眼说瞎话来！订婚那咱，你敢叫硬没给我写情书？还编了顺口溜！”

“她把我这底一抖，大伙轰地一下子全笑了。我老舅说：“炳南！大伙信得着你，你就干吧！”我回到家，老大不乐意：“你怎么这么傻？”“我咋傻？”“私房话都往外掏？”“谁叫你说瞎话来着。是你逼的！”

“没法子，会计的事我只好应承了。”

“说实话，别看我老和媳妇顶嘴，我倒是从心眼儿里喜欢她。她干啥也不落在别人后头。有一回，一匹马毛了，四个蹄儿翻盪似的，横冲直撞，从屯东头蹿到屯西头，差点儿没把几个放学的孩子踩死。车老板都吓呆了，只会吱吱哇哇乱叫。正巧她路过，上前一把夺来鞭子，甩膀抡过去，打得马老老实实站在那儿，直喷鼻儿，我吓得舌头都拢不回来。怪不得她在合春大队能叫人佩服，二尺钩挠痒痒——硬手呀！”

回到家，我说：‘你真行呀，一鞭子把马打老实了！’她说：‘哼，扛麻袋，你也不是个！’我说：‘说你胖，你还喘起来了呢！’‘不信，咱们现试！’‘试啥？’‘试手腕子！’我说：‘来，输给你，我大头朝下走三圈！’‘你记住，你可是第二回说这话了！’我妈正给我俩端饭。我俩搬过饭桌掰起来。第一个回合我没注意，她压过了我。到第二个回合，第三个回合，我使出全身力气来，她哪是对手！我妈在一旁直乐：‘哎呀，这两个孩子，三十来岁了，还没个正经！’淑霞说：‘妈，我非掰倒他不可！叫他大头朝下走三圈！’说老实话，我一个大男子，咋也比她有劲。可到第五回，我一看她的脸憋得通红，一心疼，我的手早就软了。没想到叫她一下子给掰过来，狠狠地摁我手往桌面上砸了一下。她得意洋洋地说：‘妈！怎么样？他是不是我手下败将？妈乐呵呵地说：‘你赢了！你赢了！傻丫头，等有了孩子，我看你还疯！’

“我媳妇，确实是个打灯笼也难找的好女人。可就一条不好，当干部执法太严，不讲情面，好得罪人。我们家在东升屯差不上下有三十年，没有和谁红过脸。可自打她当了队长，就短不了有矛盾啦。那一天，我从公社开财务会回来，就见我们家院子里围了一群人，一个妇女指着门口骂：‘断子绝孙的王炳南家，一辈子不得好死！你不让我家掌柜出去，你给我养活老婆孩儿？’我以为是为工分闹。细一听，才明白，屯里一些在外头跑单帮的男人都被淑霞叫回来务农了。有的不乐意，跑到门口来骂。我怕我媳妇拱出来跟人家吵，正想上去赔不是，没曾想，淑霞却端了一杯茶水出来了：‘那位嫂子骂累了，来，喝点茶歇歇！有话慢慢说。’这一来，人家骂不